

熔炼

从风尘女到垦荒兵

李素萍 著

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出版社

苦难的童年与幸福的晚年
悲惨的青年与闪光的中年

从风尘女到垦荒兵，旧中国最后的一批妓女——丁苏琦的讲述



作者简介

李素萍，一九五三年九月出生于乌鲁木齐，中专学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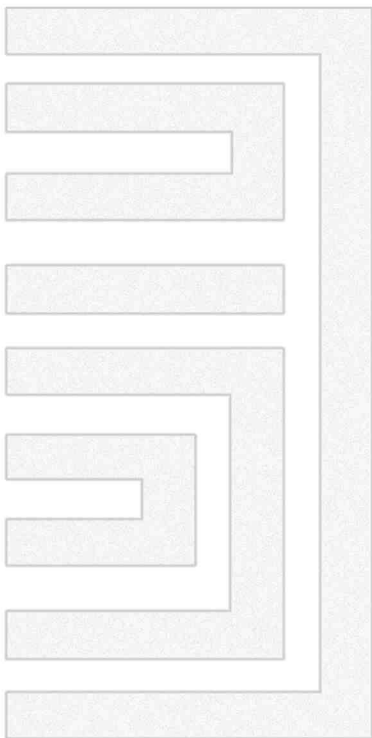
一九六九年三月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六师一〇五团插队。

一九七零年十二月农六师医院卫校学习，毕业后留院工作。

一九九二年十一月兵团第一干休所任秘书。

八十年代，作者先后在兵团的报刊、杂志发表过报告文学、小说等，在昌吉州政协一九八九年征集编辑的《庭州巨变》一书中，发表了数篇历史史料和回忆录。

该纪实文学作者从构思写作到出版，经历了近三十年时间。



熔炼

从风尘女到垦荒兵

李素萍 著

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出版社



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图书馆X10-0895320

苦寒的青年与幸福的晚年
悲怆的青年与闪光的中年

从风尘女到垦荒兵，旧中国最后的一批妓女——丁苏瑜的讲述



上世纪 50 年代中期集体转业时的丁苏琦



1952年进疆时的丁苏琦



作者李素萍与丁苏琦



晚年的丁苏琦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熔炼 / 李素萍著,——五家渠,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出版社, 2007.10

ISBN 978-7-80756-006-7

I. 熔… II. 李… III. 纪实文学 - 中国 - 当代 IV. 12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7)第 189970 号

熔炼

出版发行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出版社

地 址 新疆五家渠市迎宾路 619 号

邮 编 831300

电 话 0994-5825298; 5825226; 5825228

传 真 0994-5822600

印 刷 新疆新盛美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889 × 1194 1/32

印 张 7

字 数 100 千字

版 次 2007 年 10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0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 1—2 000 册

书 号 ISBN 978-7-80756-006-7

定 价 28.00 元

目 录

代序	(1)
引子	(5)
童养媳	(1)
第一次被卖	(10)
逃跑	(17)
第二次被卖	(37)
雏妓生涯	(54)
桂兰和桂英的命运	(81)
九岁红之死	(98)
秦淮春梦	(108)
望穿秋水	(143)
大雁塔下	(153)
凯歌进新疆	(179)
屯垦戍边	(197)
黄金时代	(204)
后记	(210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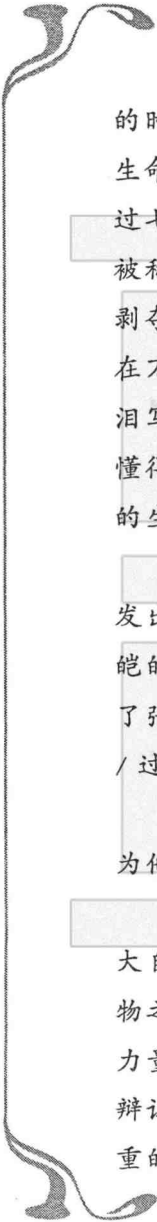


眼泪并不总是流在脸上

(代序)——凡丁

一个悲怆的故事，一个生命轨迹的真实记载，一个旧时妓女的辛酸史，那是要多苦有多苦的。从古老的传说女娲补天，到现代人崇尚的自由女神，中间隔着一部长长的女史，这部女史不是白纸黑字的书页，而是刻在青埂峰上的壁画，天长地久，历经沧桑。

我很幸运能成为这部纪实文学的第一读者。读着这部文稿，我被它残酷的真实震惊了，撩开巨大的悲剧的帷幕，一个触目惊心的躯体，一个裸露的生灵展现在我面前，我被带入深重的时光隧道，我看到主人公丁苏琦在她生命历程中最痛楚的动荡里，在人与兽，神与鬼，血与泪网织的炼狱里穿行。作品的魅力在于反抗精神的黑暗和被黑暗扭曲的光明，道出了一个对世界诚实的体会。我感到了惶惑、战栗、不安。我震悚于她生命的顽强，由人及鬼，由鬼及人，再由人及鬼，再由鬼及人，在碱水里泡过三次，在盐水里泡过三次，在泪水里泡过三次的她，岂止是一个“苦”字所能包容得了的。这时候，我才懂得，眼泪的同情抑或仰天呼号已经远远不够了。



我们处在一个没有上帝的时代，一个不相信灵魂的时代，周围的情感在沙化。不是爱风尘，似被前缘误，生命渴望阳光的温暖，黑暗中的生命是绝望的生命。透过七彩亮丽的阳光，在天地之间这个鲜活的人体，这个被称作人的生灵，作为实际的人早已名存实亡了。她被剥夺了做人的权利，她成为了命运的奴隶。丁苏琦出生在万恶的旧社会，这万恶逼良为娼，风尘生活是用血和泪写成的。作者忠实于生活的真实，正是为了让现代人懂得珍惜什么，怎样的社会才是合乎人性的社会，怎样的生活才是真正的生活。

我即将写下的这些文字，不是序，仅仅是第一读者发出的一个惊叹。看完文稿，掩卷沉思，眺望着白雪皑皑的天山，一股寒流在周身滚动，我不寒而栗。我想起了张藜的歌词：“昨天是今天的往昔 / 往昔却难以忘记 / 过去并不全是苦难 / 却是一本好难翻的日记。”

也许我是错的，但是人们常说第一感觉最重要，因为他不带任何偏见和杂念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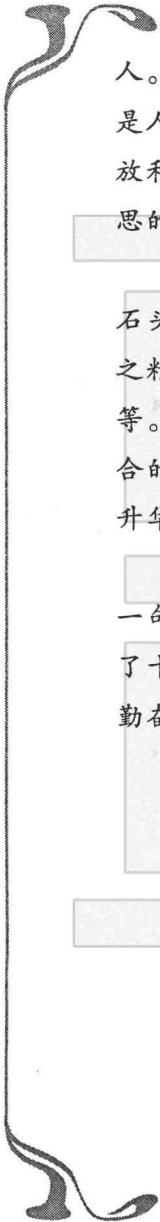
一部人类文明史，就是人类寻求自身解放的历史。大自然以几亿年的时间孕育造就了人，这个伟大的万物之灵，为了生存，又用了几十万年的时间强化了社会力量，但同时也强化了社会对自身的束缚。无所不在的辩证法注定了人类要经历漫长的苦难历程，并将以沉重的代价才能换得自身的解放，因为只有岁月的磨砺

才能使人类的自我意识逐渐苏醒，并在劳动和创造的实践中复归自身。

有位文艺理论家说：“在中国文学史上，是曹雪芹第一次把人带进文学的领域。”那么该书执著地揭示了一个被扭曲的灵魂，是不是曹雪芹的继承呢？凡画山水，意在笔先。我曾向作者打问她写这本书的动机，她说：我不是带着解剖医生和新闻记者的超然态度去采写主人公的，我是带着深深的同情，悲哀，提着一兜问题去看望这位饱经风霜的老人的。但当我聆听她的哭诉时，我突然觉得，那不是个人的命运，那是一部活生生的女史。我的问题包括人究竟是不是受制于命运？人能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？命运是怎样地运行？女人应当怎样活着？什么是女人的真正解放？……这是一些至今尚没有圆满的答案，也许永远都没有答案的老问题，是一个存在已久的十分危险的陷阱，因为人与社会，人与自然的命题太大了，涵盖太广了，这个问题要追溯到很遥远的过去，和很漫长很漫长的未来，但那也许只是一部臆断的小说。

革命导师马克思在分析法国作家欧仁·苏的长篇小说《巴黎的秘密》里，对小说的主人公妓女玛丽花的性格作出过深刻的剖析。

我们用一场血与火的革命解放了辽阔的黄土地，我们应该用另一场革命解放黄土地上的人，男人和女



人。改革开放时代叫得最响的口号是解放思想，但思想是人本理性认识的升华，要从解放人开始实现人的解放和解放思想，最后解放人的主体力量，这是实践马克思的解放人的思想。

当然这部作品尚有许多不足之处，象一块粗糙的石头，尚需雕琢，文笔秉直而缺乏风采，语言朴素而失之精致，情节真实而流于单调，人物典型而显得拖沓等等。我相信作者再创作时会进入人类美学与历史相结合的更高境界，在保留它的价值的真实的基础上再度升华。

不知什么人说过“劳动对人是一种宝物”。我也有一句自勉的话叫“懒惰是对人的亵渎”。该书前后经历了十八个春秋，终于得以和读者见面了，足见作者是个勤奋的人，不懒惰。我谨表示衷心的祝贺。

2007年6月于乌鲁木齐

引子

也许一个人的苦难未必是一个民族的苦难，但任何个人的苦难都离不开他所依存的社会背景，旧社会把人变成鬼，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的白毛女就是最好的例子。

她一生命运多舛，历尽坎坷，因为家境贫寒当了童养媳，因为公婆虐待被人贩卖，最后沦落成了妓女。命舛不是爱风尘。她是旧社会的殉葬品。

解放了，共产党拯救了她，使她跳出了火坑。她参加了军，入了党，立了功，提了干。如今，阳光雨露，枯木逢春，她正安度晚年。

她叫丁苏琦，下面记载的就是她的故事。

娼妓是文明的怀疑者，她用自己的存在，证明这文明包含有人的买卖与性的买者。最需要帮助而最无助，最需要得救而最无自救能力的是娼妓，在一切不幸者中间，娼妓将是最后的得救者！

——聂绀弩《论娼妓》

童 养 媳

1929年正月28日，我出生在江苏省江阴县东板桥兴关庄一个木匠家里，父亲叫丁昌旺，母亲没有名字，人们都叫她丁氏。旧社会的妇女就是这样，嫁鸡随鸡，嫁狗随狗，嫁个扁担挑着走。所以，至今我都不知道母亲姓什么。

我七岁那年，父亲患了痼病，家道中落，生活一天不如一天，常常是吃了上顿没下顿，父母悄悄商议要送我到乡下做童养媳。我记得有一天夜里，母亲趴在父亲的床头哭得好伤心好伤心，父亲躺在床上，仰着头说：“与其一家人饿死，不如给她找条生路。”第二天早上，我刚从外间灶房的稻草堆里睡醒，就看到一个脸上长满斑点，头上挽着个卷卷的大娘和一干瘦干瘦的老婆婆走进了我们家门。

一见她俩进来，母亲便忙碌起来，又是递烟，又是让座，又是倒水，然后便小声说起事来，那神情叫我感到有些紧张。因为她们的目光总在我身上转来转去。对大人之间谈些什么内容，我没细听也听不懂，只是那个大娘一进屋就直瞟我，并将腋下挟持的一卷粗布塞进母亲的手里。母亲没有看那卷粗布，却抬起一双泪汪汪的眼睛愣愣地望着我。坐在一旁病床上的父亲哭丧着脸一边咳嗽，一边点头，每咳嗽一声，他都要用手掌在

胸脯按压好一会。

我躲在门外边，听得出那个脸上长满斑点的大娘话特别多，她那一双小眼睛又总不停地看着我。这使我产生了一种反感，我心里非常恶心她，不愿看到她那张脏兮兮的脸，讨厌听到她那没完没了的哎哎声。

母亲抹了一把泪，走出来招呼我，我便随她进了里间的大屋。虽说是大屋，也同外间的灶房一样，都是泥草房。一张铺着粗布床单的木板床上，搁放着两条补了好多补丁的粗布棉被，靠床头有一张破旧的红漆小桌，一盏油灯和一筐针头线脑。这些便是我们家的全部家当了。

其实，我父亲在当地本是一个很有名气的木匠。父亲的一双巧手，一年四季在外给人家做活，他为出嫁姑娘做立柜、木箱和大大小小的木盆在当地很受欢迎。他还用小刀在那些家俱上雕刻出各种花草鸟兽，被当地人称作能工巧匠。可我们家却一贫如洗，没有一件像样的家什。父亲累病了、累垮了，整天吐血，他得的大概是痨病，一家人雪上加霜，经常无米下锅。为了活下去，母亲只好每顿做“早儿饭”（早儿饭：红糙米、白菜加盐水煮而成）来填饱我们的肚皮。

“喜儿，我的乖乖，你七岁了，大人了，你知道家中很穷，你爸病成这样，娘不能看着一家饿死，你到别人家讨个活命吧。”母亲呜咽着说不下去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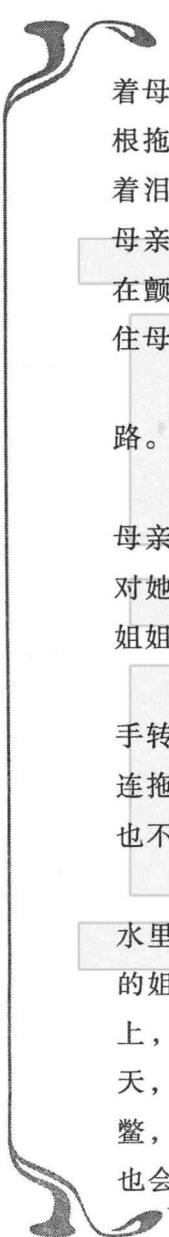
我那时啥也不懂，只知道家中很苦，父母很累，特别是我的母亲，里里外外地忙。我很爱她，我不知道父母要卖我，看到母亲落泪，怕再惹她生气，只是点头：“嗯嗯！”

母亲见我很听话，长长地叹了一口气，领我出了大屋。这时，父亲撑起身子，五花大绑似的在身上插满了木尺、斧头、刨子。他立在门口，朝我深深的望了望，转身就走了。

母亲便领着我和那两个女人一起走出了门。忽然，身后传来妹妹三丫头的哭叫声。我转脸一瞧，只见三丫头光着屁股，头上沾满了稻草，正追赶着我们哇哇大声叫喊：“妈妈，姐姐！妈妈，姐姐！”

听到哭声，母亲转身跑了回去，将妹妹抱过来，但妹妹却从母亲怀里挣脱下来，跑过来紧紧地抓住了我的手。妹妹比我小三岁，她当时好象比我还懂事，我牵着妹妹，母亲牵着我俩，一行人都没说话。

来到东板桥上，这时，大人们全都停住了。忽然，母亲一把抱住我高声哭着说：“喜儿，到了人家的家，要勤快，要听公婆的话，记住，听话……，过一晌时，我会去看你……”妈妈双唇颤抖，泣不成声，再也说不下去了。这下我全明白了，原来我也和姐姐一样，要离开父母，离开家乡，到乡下做别人家的人了。我模模糊糊的记得，一年前，比我大四岁的姐姐走的那天的情景，她穿



着母亲花了三个夜晚做的兰布褂子，母亲为她梳了一根拖在脑后的短辮，她开始也不知道干什么，她是流着泪，扭着身子很不情愿的被人带走的，硬是不松开母亲的手，今天好象是姐姐的又一次重演，我的心里在颤抖，嗓子里有许多话可就是说不出来，我一把抱住母亲的腿，哭叫着说：“妈妈，我不去！我不去！……”

“喜儿呀，我的好乖乖呀，妈妈是为你我有条活路。”母亲也抱紧我，哭的不成样子。

看见我们难分难解，那个满脸斑点的大娘把我从母亲怀里拉过来，对母亲说：“大姐，你回去吧，我对她会像自己的姑娘一样。我家孩子不多，她只有个姐姐。”

母亲无可奈何地听着，抽泣着，放开了我，挥了挥手转过了身子。那两个女人一边一个拉住了我的胳膊，连拖带拽。我哭喊着还是不愿走，母亲抱起三丫头，头也不回，踉踉跄跄地朝家中奔去。

我仍挣扎着、大哭着。蓦地，我发现桥下清澈的河水里，游动着一群群摆尾的鱼，这使我想起已离家几年的姐姐，逢年过节总能回家看看爸妈和我们团聚。晚上，我俩躺在灶房的稻草堆上合盖一条破棉絮。白天，她领着我，提着一只木桶在东板桥下的河水里摸鳖，抓鱼，掏螺蛳。想到这里，我停止了哭声。兴许我也会象姐姐那样能经常回家的。

婆婆的家究竟离我们东板桥兴关庄有多远，那乡下叫什么名，事隔几十年，早已忘却，只记得他们家算不上什么大富户，却比起我们家要好得多。他们家有四五间大草房，堂屋里有紫红色的高柜、方桌、木椅。棉被、床单虽说也是粗布的，但没有补丁，也拾掇的干干净净。

“公公”名叫刘昌林，是个无所事事的人，长着一副伪善的面孔，大大的眼睛，高高的鼻子，他什么活儿都不做，坐在家中的方桌上，饭来张口，他总是穿着干净整齐的长袍，一只白嫩的近乎女人样的“玉手”提着个水烟袋，整日地在村里满街的溜达，他从不理睬我，不同我讲话，也不打我骂我，我在他的眼里就没有这个人。

正好同他相反，相貌丑陋的婆婆却是个勤快人，整天手不闲脚不闲，嘴也不闲，尽管她的男人是个游手好闲的浪荡公子，但她好象非常怕他，对他的懒惰视而不见。她对雇工可是特别地凶，对我却肝火特别地旺。她不仅要监督在稻田、麦地和菜园里干活的几个雇工，还要张罗家中一天的饭菜，忙得没黑没明。

婆婆有个女儿名叫风英，是家中的老大，我去那年风英大概有十二三岁，她梳着一根长辫子，穿的是红色印花短布衫，她也同她父亲一样，从不接近搭理我，我的那个比我大两岁的“男人”不仅貌长相象他妈，连他